●中華郵政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之報紙●已在中華郵政掛號按照總包特別優待寄送之報紙

晶報

社址上海望平街 電話二四二八號

第一百廿八號

定報價格：每三日出一張逐期寄閱全年大洋二元半年大洋一元一角每月大洋二角郵費任內郵票加一

今日一張售大洋二分

廣告刊例：每三英寸寬二英寸高一格每期刊資大洋三角封面加倍中縫全部一元五角

上海香港 馬玉山糖果餅乾公司

香焦克餅 每罐一元 每磅五角

南京路三十七號

上海五洲大藥房

自来血

此藥發明以來歷受社會所推許確有補血益精療治血虛癆瘵之特效性質和平無論男婦老幼四時均可常服

大瓶二元小瓶一元二角

樹皮丸

是丸功能壯筋補腎健腦固精專治遺精陽萎腦力單薄神經衰弱等症常服尤能助食物之消化體力之強壯也

每瓶洋一元

海波藥

清理血分并除人身內蘊毒質患花柳病者服之去汚生新身清便凡疥瘡頑癬骨節酸痛及小兒胎毒等症無不效驗如神

每瓶二元

西醫張世楷秘製

中國瘰子頸膏藥

說明

凡男女之患瘰子頸者均由先天不足後天失調若男子患之者必致終身血虧發育不固傳染妻子貽害無窮若女子患之者必致月經不調子孫之力終身難孕漬大丈夫豈不危哉本醫士存心濟世不惜工本將祖傳良方供諸社會非爲名利爲

功效

此膏藥須貼在患處無論穿破流膿皮膚起栗貼此藥在二月以內均可消散復原既可免刀封之苦又可除終身之害每張貼一星期須換一次貼五六張包可斷根不效退還原洋外埠函購郵票九五折寄發加一 價目每張大洋三角每打三元

發行所 上海法界寶昌路寶康里口博愛醫院外埠可從郵局函購寄費加一

寄售處 英界五馬路西貴興里一百八十號興業社本埠諸君可以就近購取

大喜香烟

十枝大喜 價廉物美

諸君不信 請即嘗試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家藏良藥 龍虎丹

癰疽發背是爲大毒不成則已成則濃破血流潰爛難收不但痛苦難言竟有生命之虞此龍虎丹一藥是單方秘傳專治一切大毒無論身上手上面部上發生何種腫毒來勢凶惡者祇服此藥一劑隔六小時即可化危爲安漸漸消退不須再服誠衛生家必備之良藥也

每瓶兩劑售洋二元 六瓶洋十元

經售處上海寶善街西貴興里一百八十號門牌內興業社 外埠郵購原班回件

萬應消瘰丸

頸瘰一症患之易愈之難雖有良藥外治然非兼施內服不爲功此丸係鐵嶺山人所秘傳無論瘰癧成串穿破流膿服之如沸湯潑雪漸漸消退三日見效一月包好每料八兩售洋五元外埠函購寄費加一發行所上海愛而近路善慶里四弄一家正威藥廠經售處上海五馬路西貴興里一百八十號興業社

治癆聖藥 對口菌

癆病怕寒怕暑怕四時八節經年累月困苦床第甚至精神淘汰血肉乾枯以期骨瘦如柴形容變相俗謂百日癆千日癆是也難醫藥調理耗費鉅資仍屬難起沉疴鄙人明知斯理佈告私衷幸鄙焉敝處出售眞正對口菌專治各種癆病吐血遺精白濁白帶服二三分立刻見功能斷絕根株誠蓋世之聖品定價每分洋十元如假天下發告病家勿嫌貴而自誤性命祈三思之

上海法界八仙橋新普安里一號時雨藥房啓

各界需製 照相 銅版 鋅版

請向三馬路望平街轉角五層樓洋房申報館照相銅版部

其成蹟

請閱每期晶報登出之鋅版時事畫及銅版照相片

強種 精血丸 大補身體

主治

頭暈腦痛 精力短少 怔忡健忘 目眩耳鳴 麻木不仁 夢遺泄瀉 心跳神怯 思慮恍惚 煩躁不寐 筋痛骨痠 四肢偏冷 腰背時痛

概要

血質淡薄 自汗盜汗 虛人久病 肺虛咳嗽 內熱腸炎 痰蠹瘦弱 氣色萎黃 虛煩潮熱 病難復元 胃不消化 大便艱燥 本元不足

價目

每小瓶洋七角半 每打洋七元二角 大瓶洋一元二角半 每打洋十二元 外埠各本分號均有發售

上海中英大藥房總發行

眞正 育亨賓片

本藥房新自外洋運到著名藥品育亨賓專治腎水不足陰氣虧損服之固本養元煥發精神業經全球醫生認爲無上妙品

每管十片售洋一元 每打十二管洋拾元

上海南京路四十二號科發藥房謹啓

上海民生傘

民 商標

民生傘 華商造 物料精 製造巧 其價廉 其貨好 能遮雨 能禦日 吾同胞 曷購用 合羣力 共提倡

各大洋貨號均有出售

瘡藥

天黃乾此定三復收不半款卸經局藥院十[illegible]

興業社謹啓

和盛首飾號

本號創自同治季年專辦頭等鑽石珠寶翡翠鐘表精鑲白金中外時新首飾金銀器皿定價劃一不合包退回換併收兌白金鑛砂自煉白金零兌盤拆或代鎔代化格外克己如蒙賜顧請惠臨上海江西路一九八號電話中央一五七七號

上海英大馬路泥城橋東 精益公司鑒

光學精深

岑春煊題贈

電話三八九五

本公司爲中國首創第一家精製各種科學鏡片驗目配光均極準確早蒙社會各界所稱許除前得巴拿馬萬國博覽會及各大賽會金銀獎牌外復承當代偉人頌揚屬題褒獎提倡足見本公司名副其實也

精益眼鏡公司啓

Doan's Backache Kidney Pill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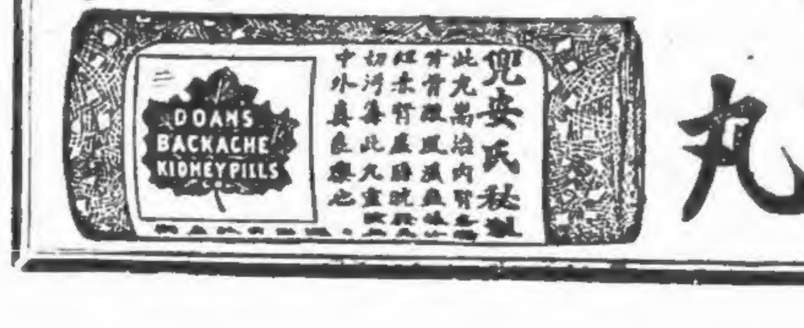
背痛

各埠大藥房均有出售

每瓶洋一元四角每打洋十四元

上海兜安氏西藥公司謹啓

背痛乃腎弱之朕兆宜速治腎此丸專治腎弱所致各病如腰背痛臀筋痛膀胱炎水腫小便有石小便頻數小便短少等夙著奇效



兜安氏祕製保腎丸

廢娼說質疑

（翁丹）

馬二先生的廢娼說、在本報上期發表、他的意思、要提倡女子職業、並改良婚姻制度等等、識得文章的價值、眞正和歐陽修的本論差不多、可是他說明娼的來源、引了甲乙丙三家的學說、甲乙二說、我是明白的、丙的學說、我不能不懷疑、但這個學說、本不是馬二先生的主張、馬二先生自然不能代答了、我只好還問問這個『丙』罷、

中國的貴人、喜歡買妓女爲妾、和貴族婦人、喜歡下交戲子馬夫、這皆是平等的動機、毫無一點階級的成見、照『丙』說看起來、女子必得投身娼妓、才算是個自由擇壻的捷徑、這個我就不解了、少年女子、在學校裏果能循序的修業、自然升級升學、現在南北大學、都講解放、我看大學堂的旁聽席、就是頂好選壻的場合、便是穿着制服、端端莊莊的坐着、那裏能禁人家平視呢、況且交際、就是媒妁、學問的程度、就是門第、不一定要目挑眉語、做出那種怪像、兩下裏心心相印、畢竟成不解之緣了、要是爲了娼、便有像王三公子的那樣的人來、還恐怕有拆白黨的嫌疑、那裏能比大學生的資格呢、就照妓女本身看起、唱着皮黃、又怎如彈着『披雅納』唱歌呢、就學着能串戲、又那裏有跳舞好看呢、自由擇壻的捷徑、一定不在娼家了、妓女身體、向來有『討人』『自已』的分別、討人身體、一切不得自由、中國的小說戲劇、如梁鴻玉石中玉、往往在倒霉的嫖客裏認得英雄、但是嫖客、既在倒霉的時候、恐怕夜合的資格、都拿不出手、就是貧水夫妻、也有不能成就的時候、自由婚嫁、那能辦到了、自已的身體、這種妓女、必然已過芳時、便有狎客賞識、誠如『丙』說、做一個貴家姬媵了、現在文明世界、這妾的名目、法律上既無明文規定、照舊習慣上、叫做從良、倒還治當、那裏能叫做自由婚嫁呢、況且既是女子、便生在小家、總有個與人做對頭夫妻的希望、討妾的人、並非全是不懼內的人、大老婆做了獅子吼、家主公便做了縮頭龜、妾的薄命、娼是知道的、所以從良的娼、往往又淴浴出來、並非妓女全無天良、實因做妾、有不如做娼的苦腦、小家女子、又有甚麼羨慕的地方呢、最不解的、照『丙』說起來、要說是仍舊禁他爲娼、又不準他嫁人、飲食男女、却是人道上最有關係的事、無論爲娼的人、尙有被人逼迫、不是出於自已本心的、就是自願爲娼、要教一般娼妓、終身不得享婚姻的權利、質言之、就是教他終身爲娼罷了、這樣解法、反變成禁娼家不爲娼、與禁娼的問題、不是弄左了嗎、娼、一朝失足、便教他幽閉終身、又豈是人道主義、所以馬二先生、他將這個主義、位置在『丙』上、大概沒有甚麼抱屈的了、

稱呼

（馬二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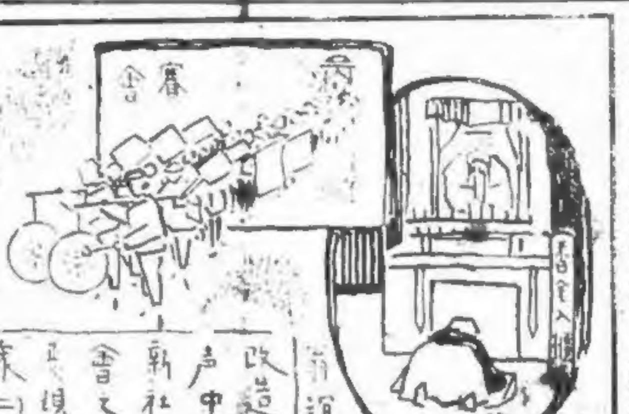
現今自命覺悟的朋友、常常因爲此細微末節、便大發議論、彼此連篇累幅的打筆墨官司、這『稱呼』的問題、也是一件好材料、

現今通行的稱呼中、最惹人反對的、莫過於『大人』『老爺』、以爲是最不平等的、然而細按了去、大人的『大』字、原是一個形容詞、所形容的品性、是指身分呢、才具呢、還是容貌呢、年齡呢、却未能確定、如以身分言、則共和國一切平等、早已無階級可言、身分原無大小、至於才具、更不能表之於稱呼中、若云容貌、則『大塊頭』未必便是讚美之詞、年齡當分老少、不當云大小、由此看來、大人二字、已不見有何尊貴之可言、

老爺之稱、更亞於大人、不過是個官僚的普通稱呼、官僚之稱爲『老爺』、亦不過等於商家之稱『老板』、倌人之稱『小姐』、旣不能廢官僚之業、當然應有此一種稱呼、本不見有何尊可貴、亦無反對之必要、

此猶是就稱呼之本身上言也、再從客觀上說、譬如我本非官僚、而人乃有以『大人』『老爺』呼我者、我匪但不以爲榮、實覺其誣我太甚、苟以大人老爺爲尊稱、則實不符名、無異於挖苦我、若原以大人老爺爲官僚之代名、則更無異於有意侮辱我、我豈其又能甘、

民國以還、有一部份通用『先生』爲稱呼、比較的似較善於所謂大人老爺者、顧先生之在上海、則妓女亦襲用之、女士之在教育界者、亦通用、薰蕕不分、男女不分、殊覺太失於寬泛、



女界之稱呼、其淩亂更甚於男子、如(太太)(奶奶)之類、(太太)乃對於(老爺)而言、苟其夫本非官僚、則其妻之稱太太、又何所根據、若奶奶二字、則又爲一般女子所厭惡、以我觀之、奶奶二字旣不覺其適當、亦不知其可厭惡之在何處、此又不可解者也、

其他如(少爺)(小姐)等等、若似不妥、若就習慣沿用、人必以爲不脫官僚舊頭腦、若必一一取而更新之、又覺難得適當之名稱、因循不改、徒供一般好事者、取爲攻擊個人之資料、竊願社會改革家、有以研究而公宣之、

張金鑼之大鼓譚

（正平來稿）

今年新世界聘得鼓娘鍾姑娘、大世界遂亦聘一張金環以敵之、未來之先、大刻廣告、稱爲聲調超軼、態度婉婷、一笑迴眸、嫣然百媚、然其名初不著於京津、余嘗於北方鼓娘、曾有調查、亦不知其姓氏、及其旣來、乃有人謂係小桂元之娣婦、本一天津倡也、登場之日、侭界下趣、多往捧場、尙未上台、先換桌幃、紅緞繡金、大書名字、已令人作三日惡、面台下對此桌幃、時已好聲雷動矣、及其出場、則肥重粗濁、確逕絕倫、年約三十有餘、重量在二百磅以外、橫肉滿臉、儼然力敵萬人、大喝一聲、直可響聞百里、乃悟彼廣告所云、實反詞以申明之也、跟包數人、擠滿台上、或帶水盞、或持手巾、排場赫然、使人膺悚、鼓聲響後、忽開口道白、大出意外、鄙人游行京津濟南十餘年、從未見有女子大鼓道開場白者、蓋鼓娘身分、本不同於男角也、以刻白登台、猶有人譏其賣話、況此所說、純是下等大鼓要求捧場等卑鄙之詞、夫藝之佳否、聽者自有論斷、未唱先求、類於乞憐、此爲余所不取、旣聽其唱、則自恃爽氣、一味狂喊、旣無變化、復缺高音、全不顧曲情之所在、其粗劣處、甚似李品一張小軒、彼以男角繼唱、猶尙武大鼓之譏、今以女角效之、並其佳處、亦不能及、眞無謂之甚矣、台下彩聲雖衆、大半爲小桂元邀來之捧場者、固不識大鼓爲何物、而上海習俗、好新厭故、亦有少數盲從、大喊其好者、實則彼亦不知所唱謂何、但從衆吆喝而已、近有某某、大作鼓評、至謂金環之藝、卽實垒雲鵬比之、亦如小巫見大巫、自慚形穢云云、此種狂妄之談、眞不顧行家齒冷、擬人必於其倫、乃指嫫母作西施、比乞丐於天帝、豈謂世人盡聾而盲者耶、張之卑劣、本不足污吾筆墨、特見某某鼓評所言、不復能忍、爰辭而闢之、使知上海聽鼓者中、亦尙有一二有耳有目者在、不至全爲彼報廣告學所熒惑也、至論張之藝略、無女子大鼓幽妙之致、置之下等男大鼓中、或可狂喊亂跳、盡一日之長、蓋其俗在骨耳、余嘗論凡百藝術、勿論優劣、先問雅俗、蓋一藝之微、各有其雅俗在、近雅則雖劣可恕、入俗則雖優亦卑、況此俗極而藝又不優者乎、宜聽鼓內行、無不云太粗太野、只夠三四等戲子聽矣、某某鼓評、自矜張黨、將毋欲下儕於此輩耶、眞不知人間有羞恥事也、

雜書所見

（雪）

日前體育會作紀念、假夏令配克演劇、內有一小票友、名徐以體、演定軍山、唱做俱佳、聞爲該會長之次子、現年祇十二歲、殊難得也、小孩票戲、除鴟鵠子外、尙無第二、近可稱連璧、

時慧寶頭銜、是風雅鬚生、但戲內風雅處很少、如唱馬鞍山、似覺相宜、如敎子、可改稱奴僕老生、至演空城計、滿臉脂粉、只可稱粉頭鬚生罷了

沁香閣隨筆

（秋涵）

紅樓夢一書、古板人愛讀、青年男女亦愛讀、問其可愛處何在、不過寫寶黛之愛情、若合若離、半吞半吐、使人咀嚼不盡而已、苟在今日、婚姻自由、則爲寶玉者、花前月下、情酣意適之時、祇須向黛玉輕輕道一愛字、黛玉不拒、擁頸接吻、則其事乃畢、襲人安得用其嫉、寶釵安得售其奸、鳳姐安得作其僞、卽賈太君亦安得阻其進行、情天易補、恨海可塡、雖然、如是云云、則紅樓夢可以不作、卽作矣、亦安有人愛、然則自由結婚之說行、世間殆無復有艷情小說、

世間何事最討厭、惟宴會最討厭、明一酒囊飯袋也、主人不舉杯、則客不得飮、主人不下箸、則客不得食、周旋數小時、而五臟神之鬧饑荒也如故、吾友有赴燕席者、歸來又啜鹹菜數根、粗糲三碗、始大笑我不負腹、余問適在席間、何不狂啖、友曰、儀式當如是也、嗚呼、飮食而講儀式、斯飮食之爲道也苦矣、

近日青年、研究家庭革命、謂父當慈而子不當孝、詰其故、則謂子待養於父、父又待養於子、則市道也、家庭間、無市道、必有毆祖父以爲平等、辱父母而謂自由者、吾於是羨夫畜雞鴨者、撫穀雞以入市、則欣欣然易金錢以歸、吾烏知夫畜子孫之不若畜雞鴨、吾又烏知夫今日之青年、乃雞鴨之不若也、

愛克司光錄

（一〇二） 李涵秋著 禁止轉載

第七回 逞狡謀移花接木 聳奇醜倒樹尋根

張敬聽見他要買他回去、忙擱着說道、且緩且緩、你又來想制我的秕糠子了、我那是不能奉命的、我如今已想得起來、怪道有一天夜裏、他同我睡得正好、他忽然告訴我、說他那嫂子如何標緻、如何細膩、問我若是要他、他准許叫他嫂子來陪我呢、這是我就口的食料、你千萬不可搶奪了去、麗符笑道、這個你儘管放心、他有丈夫的人、同你偷情、却還使得、至於要賣給別人、天下也沒有這種道理、我再沒長進、也不肯做出這不顧廉恥的勾當、只是有一句話、大哥須得答應我、如果這小玉換了他嫂子來時、你却要容我賞鑒賞鑒、我就再沒有話說、張敬笑道、可以可以、你請放心、你依舊趕在淸晨走來、我定然拖着他不放回去、叫你見了、替我歡喜、…兩人計議已定、麗符笑了笑、各自走開、張敬畢竟放心不下、趕在午後、將阿牛喚至面前、詢問他近日來的可是小玉不是、阿牛那裏敢說不是、沒口子咬定了來的是小玉子、不是別人、張敬笑道、旣這樣說、你快去叫他今晚早點過來、我有話同他商議、阿牛連連答應、鬼鬼祟祟的、跑去同爛柿子講話、且說爛柿子嚇得回去以後、他別的不怕、不過怕被張敬瞧出破綻、細探阿牛口氣、知道張敬還沒有甚麼疑心、當晚依舊大着膽子、進園來會張敬、這一次張敬看待他、却不及前時了、不免擺着一副臂眼、左右向他瞧看、瞧看得爛柿子生起氣來、笑咥道、大少不認識我嗎、這般瞧看、是甚麼意思、…其實張敬雖然瞧了一會、依舊是霧裏看花、模糊莫辨、經爛柿子這一追問、不覺有些慚愧、忙搭訕說道、我原沒有別的用意、只是想起上次你曾同我說過的、要叫你那嫂嫂來會我一會、但不曉得你這句話、是同我頑得頑的呢、還是眞話、爛柿子聽他問到這裏、頓時心裏動了一動、沒口子答應道、我這話是眞的、誰同大少講得頑、大少若果然愛他、我卽刻去、換了他來、陪大少一夜兒、他生得比我還好、大少同他睡過以後、就知道我不是講謊了、（未完）

夕陽紅檻錄

（九） 鵷雛

第二章 舊生涯翠樓北海 新活計選舉南威

湘秋正談得有勁、不提防肩上、被人重重的拍了一下、不覺一驚、只聽身背後哈哈地笑道、文豪來了、我這裏要專誠恭邀哩、湘秋看時、正是那新世界的經理章百和、嘴裏啣着兩寸來長的雪茄烟、笑眯眯站着、湘秋便起身招呼、百和笑道、不忙不忙、我還有事呢、我這裏正有一件事要找人、今天碰見了你老先生、便再好沒有了、務必請你幫我一個忙兒、說着連連拱手、又對岫雲拱一拱、說道、好在岫雲先生也在此、不拘你們那一位、務必賞我個光、岫雲笑道、你不要儘拉扯人、還是湘秋罷、這當兒章百和便在對面一張椅子上坐了下來、案且們見是本公司經理章老板在此、便搖手巾換闌水的、忙了一陣子、百和便對湘秋說道、我要有煩湘翁的、也沒有傍的事、不過我們這個玩意兒、今天要開票了、選出之後、打算把這些寶貝的照片兒、印成一部書、就叫做羣芳艷譜、那上頭、少不得要個把名重一時的大文豪、做篇把敍文、或是傳贊等、光輝光輝、兄弟想來想去、只有你湘翁才覺得上、說還未完、湘秋趕着搖搖手道、別說了、這件事可效勞不來、況且提明後天、我就到杭州去、也實在沒有工夫、百和聽了笑道、算了、湘翁你不用作難、誰不知你湘翁是倚馬萬言的才子、這點點兒就沒有工夫了、倒是你到杭州去、又是什麼事、那裏的聲色場中、還不及此地把戲熱、岫雲也笑道、這倒並不是、他這回是三請諸葛亮、給人家請了去的、不久便要披八卦衣、搖着鵝毛扇、出風頭哩、百和聽了斜着頭想了一想、笑着把掌一拍道、我猜着了、不是劉山老、就是江春濤、來三顧茅廬了、好好、湘翁、我看你結束上台罷、但是第一齣名角登場、要揀是嗓子嚷出去、不要鬧了個倒彩、可就一世英名、付於流水了、湘秋笑道、你們通閙些是什麼事、全不對的、我們且不必談他、倒是我要問你、你們的花界大總統、畢竟看是誰、百和道、現在還未知鹿死誰手、大約有兩個很有望的、一個是新清和的瑤英、一個是老民和的擊玉、便是你們二位的貴相知靈芝紅婷也總不出三台重望、兩里衡鈞之內、看罷、我這話大約總不白說的、說着、猛地用手指了一指、笑道、唉、說起曹操、曹操就到了、正是、劍膽簫聲愁似海、香衣髮影夢如烟、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南梁一宴、風致洒然、有把臂竹林傾心蓮社之概、軟紅塵中、此樂故不易得也、夢湘有詩紀之云、料量文獻公行老、雜戰行藏世未安、珍惜臨歧更回首、蟲聲如雨一燈闌、極惆悵之思、

貝虎臣人最冷僻而有奇致、對俗客終是默無一言、遇名士則具佳紙精筆名酒好花、流連不能舍、家有萬金產、以好石印傾蕩、雖貧甚而囊有餘潤、仍復隨手散擲無吝色、奇人也、 野鶴

學齋雜詩

斑爛銅虎腹中虛、首尾平穿二寸餘、已佚冬官揣補證、錯金三字大攻胥。

大攻胥（周銅虎）

周銅虎、長二寸餘、高約八分、背錯金文、曰大攻胥、身雕虎紋、極精嚴、色亦古潤、按周禮缺冬官、以考工記補之、當時官制多無可考、周官士次曰胥、此曰大攻胥、當屬工官之一、器必此官所造、如漢器多刊造者、官號也、蓋疑是古時之鎮、諸金石書所未見者、洵奇品也、（附摹原文）

鈕金紋燦鑄金鉤、背鏤奇書辨古籀、夏文作蝌款識相同考薛氏。

夏鉤

夏鈕金鉤、長四寸餘、鈕金鏤銀、漢器無如此精細者、背一鈕銀龍形之字、與薛氏款識夏鉤文字正同、（附摹原文）

江州刺史大慈悲。銅質銀文象古奇。背記太和年供造。應非元魏屬唐時。

太和元年江州刺史廣大慈悲供造（唐造象）

唐太和造象、高三寸許、背鏤銀文曰太和元年江州刺史廣大慈悲供造、胸鏤銀卍字、背無佛光、與六朝象異、按太和有四、一漢、一元魏、一唐、一五代吳、此象曰江州刺史、決非漢魏、五代吳割據、一時無此精制、必唐之太和無疑、此象與晉卿鐵匣、皆地山得自阮文達公後人者、予以四朝詩易匣、以明刊春秋左傳易象、（附摹原文）

我之花事談

（癡）

▲上海妓女的名字、有許多很有趣味的、前幾節、一個野雞升的長三、某客題名（立羣、）大約取的鶴立雞羣一義、又有一個倌人、風騷無比、某客題名（奇俠、）問他什麼取義、說是須用拆字法、原來（大可夾人、）此外如什麼（三三）（兩兩、）令人起一種厭惡的心、什麼（虫二、）雖說是風月無邊、令人起一種可憐的心、什麼（半天紅、）令人起一種可怕的心、

▲今春以來、上海花界生涯、頗覺寂寞、開果盤之典禮、甚爲減色、雖據老於嫖界者言、往歲雖中等牌子、亦有十餘個、紅牌子先生、多或三十餘個、

▲笑意老六、與鑑冰老七、北游興盡、前後南旋、老七聽說廣大東旅社六號、老六廣一品香幾號、所傳不一、旣非什麼重要事情、似乎亦無須再行調查、

春江花事

（鮑老）

▲黑棗子之前因後果

三馬路琴樓、本是南市商人家的女兒、據說他的爹是開鋼鐵店的、又有人說是吃六陳飯的、這也不必去研究他了、他怎麼會落到堂子裏的呢、當初新劇潮流最盛的時候、他天天看新戲、那時候、什麼落蓮阿金哩、什麼黃皮妹妹哩、這般神道、都發的新劇癮沒有一天不在新戲館裏的、那時琴樓、也很羨此道、甚想粉墨登場、隔了一年、宗旨一變、就包給蘭雲深處做先生了、不過他的新戲癮一天大似一天、並且很憐那凌憐影的影、顧影生憐、據聞不是一日的了、於是後台的這般人、就送了他一個外號、叫做黑棗子、說是因爲那時他的皮膚不白、身材又瘦得很、所以有這個尊稱、但是發胖以後、應該改叫蜜棗子了、他雖滿心傾佩那凌憐影、幾年之中、始終沒有及亂、到了最後、有一回、在新世界書場、凌憐影同着夫人、在台下邊走過、憐影向他一笑、累得他戲都唱錯、有的說、因爲唱錯、憐影所以一笑、到底怎樣、不去管他、總之那天唱完以後、他便去覓舊交、走上前、要想搭話、無端的被憐影夫人、唐突了幾句就變憐念爲怒氣、從此見面亦不招呼了、當他與憐影認識的時候、有幾個憐影的朋友、扯着憐影的旗、水菓同糖炒栗子、也不知白吃了多少、現在雖然海闊天空、新戲還是看看、去年有一個姓張的在台上微微的說了一句頑話、他還提到後台大吵呢、這種說話、多是卓呆君說給我聽的、想來不致扯謊、

涵秋致大雄書

大雄先生道座、讀馮先生一書、敎訓極是、無任慚悚、鄙人毫無他長、惟服膺善之心、尙有把握、且馮先生與鄙人無一面之交、決非挾嫌、彼自本其良心、爲保護新思潮、及維持晶報名譽起見、鄙人若再不避讓賢路、或竟觸怒馮先生、以後不再爲晶報幫忙、晶報或因此不見重於社會、則鄙人之罪、何以加焉、昔人有云、從此不作詩、亦藏拙之一道也、鄙人敢不自勉、不復一一、順問撰安 涵秋敬白

大雄覆涵秋馬二書

承兩位幫晶報的忙、常常惠賜稿子、敢說晶報讀者、沒有不歡迎的、兩位都是本報的中堅、爲我最敬愛的好友、對於改良社會一層、大可分道揚鑣、各發揮自已的議論、或得或失、公衆自有定評、假使有意見不同的地方、儘可拿當面鑼對面鼓、在毛瑟架裏面、打打筆墨官司、研究出個眞理來、末了那游戲三昧的丹翁、必定有一篇妙評、消去那閙不淸的公案、何必把大雄做個架子、葬送在火線以內、使我左右爲人難呢、據鄙意、馬二不必說那不滿意的話、涵秋亦不必說避讓賢路的話了、兩位都以晶報名譽爲詞、凡爲晶報執筆的人、誰不望晶報名譽好、兩位把這書當作紅十字旗、自此休戰、另以妙論、佐此方興未艾的晶報、那就是晶報的名譽了、